

沧州市水月寺街21号,从1978年至今,一批又一批盲人按摩师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价值……

盲人按摩师的故事

本报记者 吴艳 本报通讯员 沈洋 摄影报道



张唯强为顾客按摩

谢宝说,他的梦想是把按摩手艺做到极致。

盲人手触觉天生比健全人灵敏,他们的注意力集中、记忆力强,认穴能力强,非常适宜从事按摩工作。

谢宝笃定按摩是他的人生出路后,就不想简单地混日子了。他希望通过提高按摩水平,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。

谢宝通过手机、盲文书籍学习中医知识。他的老顾客都知道,谢宝经常是一边按摩,一边向顾客介绍中医知识。更多的时候,他会根据顾客的身体状况“对症下药”,告诉他们:颈椎不好该怎么活动,失眠应该怎么保养,亚健康要注意什么……

为了按摩时有力度,谢宝每天都在不断地练指压。他还常常练习手法,不断琢磨怎样才能让人感觉更舒适!

努力赚钱

43岁的张唯强看上去文质彬彬。

面对顾客“你能看到我吗?”的问题时,张唯强总是幽默地回答,能!你是个男的(女的)。其实,即使顾客站在张唯强面前,他也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。

“很多后天视障人士,眼睛外观都与正常人无异。”张唯强说。

六年级前,张唯强的视力还算正常。到了初中,他就只能坐在第一排听课了。

“初三时,我在第一排也看不见,老师就让我坐在讲台上。”张唯强说,“去医院检查,医生说我跟眼底和视网膜都有问题。”

因为看不清黑板,成绩不好,张唯强干脆辍学去打工。他从事的都是一些搬搬扛扛的工作,即使视力不好也能胜任。

2018年,张唯强的人生发生了一件大事,他离婚了。

心情不好的张唯强想换个工作环境,于是从老家青县来到了沧州市区,学习按摩。

为了尽快适应工作,每天培训结束,张唯强还要给自己加课:做俯卧撑、抓砖头,练习臂力和手指的力量。

按摩院培训与安置就业一体化,所有按摩师都要经过严格考核持证上岗。

通过层层考核,被告知可以正式上岗的时候,张唯强开心不已:又学了一项挣钱的技能!

做这行快6年了,张唯强觉得很充实:“按摩是一项脑力活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工作。我除了给客人按摩,还要陪客人聊天,慢慢了解客人的症状,这样心里也大概有个底,到底应该用怎样的治疗手法。”

没有顾客时,张唯强也会和其他技师一起谈论房贷、时事、家庭和子女教育。同事们的豁达让张唯强的心胸也逐渐开阔起来。

现在,张唯强除了给儿子开家长会需要请假回青县,基本上不会缺勤。他要趁着年轻给儿子多攒点钱。



多才多艺的谢宝

盲人女技师

21岁的王顺意是泊头人,来按摩院两年多了。

“这两年我不仅学会了谋生的本领,找到了工作,也收获了爱情。”谈起丈夫,王顺意一脸的幸福,“他也是一位盲人,是我的师兄。”

王顺意曾经见过斑斓多彩的世界。10岁那年的一场疾病,让她视力大降。

几年后,王顺意连书本上的字也看不清了,眼睛只残存了模糊的光感。

在家待了几年后,这位倔强的姑娘不想一辈子被父母养着,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。

2022年,王顺意听说沧州市水月寺街有一家盲人按摩院,可以免费培训,就来到了这里。

“老师问我,能吃苦吗?手有劲吗?当时我的答复都是肯定的。”王顺意觉得,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,一定能胜任这份工作。

就这样,王顺意用了40多天通过了考核,可以出师了。

“虽然是新手,但我的顾客也不少。”王顺意调皮地一吐舌头,“很多女顾客愿意找女技师按摩,我是沾了性别的光。”

王顺意的丈夫叫周红旺,盐山人,比她大8岁,也是按摩院的一名技师。

“他也是视障,不算全盲,眼睛看东西有重影。”王顺意一边给顾客按摩,一边讲述着她和丈夫的故事。

“我们两个同病相怜,都是后天视障。我老公是因脑瘤造成的视神经受损。相似的经历让我们更谈得来。再加上老师撮合,我俩就走到了一起。”王顺意说。

去年,王顺意和周红旺领了结婚证,并在老家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。

领证前,王顺意开玩笑地埋怨周红旺不懂浪漫,连求婚仪式都没有。

这句话让周红旺记在了心里,就想着买束鲜花向王顺意求婚。可是买花的事无意间被王顺意知道了。

“当他捧着鲜花,单膝下跪向我求婚时,我一点惊喜的感觉都没有。”王顺意说着呵呵笑了起来,“那次,我告诉他,以后再送礼物一定要隐秘一些。”

现在,两人在离按摩院不远的地方租房住。“这样,每天上下班,我们就能步行了。”王顺意说。

多才多艺的“百灵鸟”

30岁的谢宝来自沧县,出生就是弱视,9岁时视力逐渐下降,14岁就完全看不见了。

谢宝说:“我23岁来到按摩院。在来这里之前,我在一家特殊教育学校学习了7年。”

谢宝告诉记者,他的很多盲友后来选择成了按摩师。平时他们的生活简单但并不乏味,按摩师的工作带给了盲友们生活的

希望。

记者见到谢宝时,他右手拿着智能手机,手指点到一个APP时,手机就会发出提示音。

“这是一个盲人专用的读屏手机软件,通过这个软件,可以听到提示音,用手机干所有事,购物、听歌、听书等。”谢宝告诉记者,“现代科技的发展,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,享受到这种便利的就包括盲友和其他残障群体。”

盲文、计算机、音乐、按摩……虽然眼睛看不见,但谢宝学习的劲头很足。

谢宝的多才多艺是按摩院里的人公认的。他最爱唱歌,没人时就爱哼唱两句,有时还会在一些唱歌平台上发表作品。因此,他也得了个“百灵鸟”的绰号。

学习过乐理的谢宝还通过网络教程学会了吹葫芦丝和笛子。“也学过二胡,至今没学会。”说到这里,谢宝不好意思起来。

“其实,人的一生难免遇到坎坷,关键在于你用什么态度去对待,能不能保持梦想和激情。”

每天早上8点,运河区水月寺街21号的按摩院开始陆续迎来拄着盲杖的技师们。

老沧州人都知道,这家按摩院原来叫沧州市按摩医院,后来转型改制。这里的技师很多都是视障人士。在这里,顾客们更习惯称他们为“盲人按摩师”。

在了解盲人按摩师的生活前,记者以为他们的生活一定是简单枯燥的。真正走近他们,记者才发现他们的生活同样丰富多彩。

从事按摩40多年的宋师傅

“我爸爸原来就让宋师傅按摩,现在我颈椎不舒服也来找他。”市民孙正名说,他的家离着按摩院很近,他和父亲都是宋师傅的老顾客。

宋师傅叫宋坚毅,今年62岁,18岁就在这里工作了。

先天视神经发育不良让幼时的他只能看到微弱的光。20岁那年,宋坚毅得了眼底静脉炎,彻底失明了。

那时,沧州没有专门的盲人学校。他被父母送到了云南一所盲人学校学习,直到初中毕业。

15岁那年,为了能有糊口的本事,宋坚毅来到位于保定市的河北省盲人按摩医训班学习。

毕业后,宋坚毅回到沧州,成了水月寺街这家按摩院最早的技师之一。

因为接受过正规的培训,再加上悟性极高,宋坚毅很快就成了技师中的佼佼者,找他的顾客最多。

20多岁时,宋坚毅决定到北京闯荡一番。“只要有技术,走到哪里都能生活。”宋坚毅眼盲心不盲,对自己的技艺很有信心。

在北京,宋坚毅获得了更多的机会,还参加了国家级的盲人按摩技能比赛,并获得了第三名。

在北京的闲暇时间,宋坚毅最喜欢读书。

“北京市丰台区有一家盲人出版社,我常去那里买书。”宋坚毅说,中医、国学方面的书籍都是他在北京的时候买的。

“我记得当时买的第一本小说叫《红岩》。”宋坚毅很庆幸父母送他去学了盲文,让他能像健全人一样读书。

后来年纪渐长,宋坚毅又回到了沧州,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这家按摩院,一直干到现在。

其间,宋坚毅结婚生子。不幸的是,女儿遗传了他的基因,也是一名盲人。于是,在宋坚毅的安排下,女儿也随他学起了按摩。

如今,女儿也结婚了,在离家较近的另外一家盲人按摩院工作。

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,现在的宋坚毅喜欢听新闻。

“《百家讲坛》是我最喜欢听的栏目。还有一些抗战电影,我也爱听。”宋坚毅说。